

中國戰略支援部隊的組織與任務

翟文中

助理研究員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所

摘 要

2015年12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成軍典禮在北京八一大樓隆重舉行。戰略支援部隊的組建被視為中國軍事改革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這支新建部隊具有創新兵力結構，將解放軍過去在太空、網路空間與電磁等領域的能力整合，負責執行太空作戰與資訊作戰任務。戰略支援部隊係採「組織移編而非新設機構」方式組建，其下包括了航天系統部與網絡系統部。前者單位多由總裝備部與總參謀部二部移編，總參謀部一部「衛星定位總站」與總參謀部五部「衛星通信總站」亦編入該部，主要任務為「發展太空作戰能力」與「提供戰略情報支援」；後者則由總參謀部三部、四部與總政治部311基地等單位組成，主要任務係「整合網電作戰能力」與「提升認知作戰能量」。當前，戰略支援部隊雖已完成高司組建，下級單位的調整持續進行中，能否達成此次軍隊改革設定目標並不清楚。即令如此，戰略支援部隊的組建將有助提升人民解放軍的聯合作戰能力，並為打贏信息化戰爭提供有力的支援。

關鍵字：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航天系統部、網絡系統部

A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Missions for PLA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Wen-chung Chai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Division of Defense Strate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Abstract

On 31 December 2015,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SSF) held Commissioning Ceremony at the Bayi Building in Beijing. The SSF's creation reflects an innovation in force structure that could integrate space, cyberspace, and electromagnetic domains capabilities, which are responsible for space operations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The PLA has pursued a "bricks, not clay" approach to the creation of the SSF. The SSF has two primary departments: Space Systems Department (SSD), and Network Systems Department (NSD). Former largely units are transferred from General Armaments Department (GAD) and General Staff Department (GSD) 2nd Department, assumed "space operations capabilities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c intelligence supply." Latter units include GSD 3rd, 4th Department and General Political Department (GPD) 311 Base, focused on "network-electronic capabilities integration," and "cognitive warfare capabilities promotion." Currently, SSF organization adjustment is underway, and whether the military reform goals can be achieved remain unclear. However, SSF creation could enhance PLA joint operations capabilities and attain "winning informationized war" objectives.

Keyword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Space Systems Department, Network Systems Department*

壹、前言

2015年12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成軍典禮在北京八一大樓隆重舉行。習近平在致詞時指出：「戰略支援部隊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新型作戰力量，是我軍新質作戰能力的重要增長點。全體官兵要努力推進新型作戰力量加速發展，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戰略支援部隊。」¹戰略支援部隊的組建被視為中國軍事改革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這支新建部隊具有創新兵力結構，將解放軍過去在太空、網路空間（cyberspace）與電磁等領域的能力整合，²負責執行太空作戰與資訊作戰（information operations）相關任務。³根據中國國防部新聞事務局局長楊宇軍大校接受媒體專訪時的說法，中國組建戰略支援部隊的主要考量，係將戰略性、基礎性、支撐性都很強的各類保障力量進行功能整合後而成。⁴此外，這亦反映出中國政軍高層對太空與網路空間的重視，這些不同於傳統陸海空領域的新疆域，將成為未來大國競逐與軍事競爭的新戰略高地。⁵

戰略支援部隊係採「組織移編而非新設機構」方式組建，其將原隸屬總參謀部二部、三部、四部與總裝備部的部份單位接收，依其功能職掌再予組合成「航天系統部」與「網絡系統部」兩大部門。中國組建戰略支援部隊受到各國軍事部門高度關注，因為這支部隊具有的支援與保障能力，除可從事傳統部隊不擅長的網路攻防與心理作戰，更可為各戰區隸屬部隊提供戰場信息，為其聯合作戰執行提供有力支撐，這將使解放軍在指揮決策與戰鬥能力上獲得指數性提升，為打贏「信息化戰爭」提供紮實基礎。由於中國軍方甚少揭露戰略支援部隊相關訊息，本文遂

¹ 李宜良、張選杰與李清華，〈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成立大會在京舉行，習近平向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授予軍旗並致訓詞〉，《新華網》，2016年1月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01/c_1117646667.htm。

² Elsa B. Kania, John K. Costello, “The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Information Operations,” *The Cyber Defense Review*, Spring 2018, p.105.

³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1*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1), p. VII.

⁴ 〈國防部解讀戰略支援部隊：可優化軍事力量結構〉，《人民網》，2016年1月2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0102/c1011-28004573.html>。

⁵ 〈王赫：中共的一種戰略威脅—搶佔「新疆域」〉，《大紀元》，2022年2月2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2/2/23/n13598340.htm>。

以該部隊各單位納編前的職掌為基礎，並參酌國內外公開性資訊，藉此推論其組織架構與專屬任務，期能在中國軍事資訊不透明情況下，勾勒出戰略支援部隊較清晰的輪廓，同時對其在指管與組織運作上可能面臨的挑戰進行探討，俾能作為學者進一步研究相關議題的參考。

貳、航天系統部的組織與任務

組建航天系統部的主因，應係中國軍方欲藉「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計畫的執行，將中國軍事航天資產與相關能力進行系統整合，俾能在未來建立太空與反太空能力時，可以事權統一、集中資源並且用來迴避軍種間對太空任務遂行的各自為政與資源競爭。⁶在下文中，將對其接收自總裝備部與總參謀部的各個單位職能進行說明。

一、組織

(一) 總裝備部移編單位

2015年軍改前，中國核武器、載人航天與衛星發射等尖端武器的研發、試驗與保障，係由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總攬其責。航天系統部作為中國未來軍事航天事業的嶄新核心，遂成為總裝備部航天相關組織的繼承者，因此航天系統部的多數單位係由總裝備部移轉而來。這些單位包括了負責太空飛行運作與管理的發射支援以及遙測追蹤與控制部門，例如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與西安衛星測控中心等等。⁷此外，航天相關科研機構與院校部隊亦隨之移轉，計有北京追蹤與通信技術研究所、中國航天員大隊與航天工程大學等等。⁸較特別的，原總裝備部的馬蘭核試驗基地

⁶ Elsa B. Kania and John Costello, "Seizing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PLA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in Chinese Military Power,"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44, No.2, p.225.

⁷ John Costello and Joe McReynolds,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 Force for a New Era*, China Strategic Perspectives 13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Military Affairs, INS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18), pp.20-22.

⁸ 〈景海鵬臂章透玄機：航天員「天兵」隸屬戰略支援部隊〉，《大公網》，2017年10月18日，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s/2017-10/3504362_wap.html；〈2017軍校巡禮第二十五站：航天工程大學（附報考指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7年6月15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1102022304/http://www.mod.gov.cn/services/2017-06/15/content_4783023.htm。

(21 基地/63650 部隊)亦併入航天系統部，惟與中國核科學與核技術研發最密切的西安西北核技術研究所並未隨軍改由總裝備部移編戰略支援部隊（其改隸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研判馬蘭核試驗基地未來很可能由航天系統部移出。⁹另外，兩個航天有關的總裝備部單位並未轉入戰略支援部隊，它們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與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¹⁰，兩者被編入新成立的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最有可能原因應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係一個國家級研發計畫，其執行須進行部會間的協調，航天系統部的層級過低不利計畫的推展與整合。¹¹再者，航天系統部與中國衛星發射測控系統部的部門重疊，其職能與隸屬關係需進一步查證確認。¹²

表 1 總裝備部移編航天系統部的太空部門

| 部 門 | 單 位 | 任 務 | 說 明 |
|-----------------------|------------------------------|--|-----|
| 太 空 發 射 與 | 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20 基地 / 63600 部隊 | 中國唯一的載人航天發射場，從事運載火箭、衛星和各種太空飛行器的發射試驗工作，主要承擔載人航天和低軌道衛星發射 | |
| | 太原衛星發射中心 25 基地 / 63710 部隊 | 中國試驗衛星、應用衛星和運載火箭試驗基地之一，亦是中國最重要的飛彈試驗基地 | |

⁹ 馬蘭核試驗基地位於新疆羅布泊，中國首顆核彈於此進行試爆，中國的原子彈、氫彈、飛彈核武器試驗均在此基地進行。隨著中國停止核試驗後，該基地的規模已經大為萎縮。

¹⁰ 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的前身是北京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這是中國唯一從事航天醫學工程研究的科研機構，係航天領域醫學與工程相結合的多學科集成的綜合性研究機構。

¹¹ Kevin L. Pollpeter, Michael S. Chase, and Eric Heginbotham, *The Creation of the PLA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Space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17), p.28.

¹² 中國衛星發射測控系統部 (China Satellite Launch and Tracking Control General) 係由西安衛星測控中心、西昌衛星發射中心、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太原衛星發射中心、北京跟蹤與通信技術研究所及北京特種工程設計研究所共同組成。參見吳偉仁、李海濤、李贊、王廣利與唐玉華，〈中國深空測控網現狀與展望〉，《中國科學：信息科學》，第 50 卷第 1 期，2020 年第 1 期，頁 91 至 94；李言，〈中共在南美的衛星地面站引發多國擔憂〉，《大紀元時報》，2020 年 10 月 7 日，<https://hk.epochtimes.com/news/2022-10-07/5617487>；楊建平，〈從經濟援助到太空軍事合作，中國藉阿根廷「登陸」南美洲〉，《TheNewsLens 關鍵評論》，2020 年 4 月 23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3714>。

中國戰略支援部隊的組織與任務

| | | |
|------------|-------------------------------------|---|
| 支援部門 |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27 基地 / 63790 部隊 | 中國功能與設備最完善的衛星發射中心，主要承擔地球同步軌道衛星發射任務，負責通信、廣播、氣象衛星等試驗發射和應用發射 |
| | 文昌航天發射場 | 隸屬西昌衛星發中心，以載人航空、深空探測和新型試驗性、探索性發射為主 |
| 遙測追蹤與控制部門 | 中國衛星海上測控部 23 基地 / 63680 部隊 | 位於江蘇江陰，航天遠洋測量船基地，目前擁有 4 艘「遠望級」航天測量船，為發射商業衛星和航天飛行器提供海上追蹤測控服務 |
| | 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 |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任務的指揮調度、飛行控制、分析計算、數據處理和信息交換中心，亦是中國繞月探測工程的飛行控制中心 |
| | 西安衛星測控中心 26 基地 / 83750 部隊 | 中國航天測控網的管理機構，負責衛星的追蹤測量、數據傳送、信息處理和監視控制等任務 |
| 航天相關科研機構部門 | 洛陽電子裝備試驗中心 33 基地 / 63880 部隊 | 中國三軍電子對抗試驗基地 |
| | 北京追蹤與通信技術研究所 | 中國航天測控通信系統和應用研究的總體設計單位，完成了各測控中心、測控站和遠望測量船隊的規畫設計 |
| | 綿陽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心 29 基地 / 63820 部隊 | 中國最大的空氣動力學研究、試驗機構，中國研製的各種航天器與飛彈、火箭均在此機構進行風洞試驗 |
| | 中國航天員大隊 | 1998 年 1 月組建，成立目的係為執行「載人航天工程」（921 工程）任務 |
| | 航天工程大學 | 前身為解放軍裝備學院，航天工程大學係培養航天指揮管理與工程技術人才的綜合性大學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網路資料製成此表。

（二）總參謀部移編單位

航天系統部接收自原總裝備部的各項太空資產，雖可對太空活動與追蹤控制提供必要支援，惟在戰略情報蒐集與預警能力建立上顯然力有未逮。為了滿足未來太空軍事作戰需求，支持太空與反太空各項任務遂行，中國在軍改後將原總參謀部下的天基指管通資情監偵（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C4ISR) 資產移轉至戰略支援部隊，包括總參謀部一部的衛星定位總站、總參謀部二部的航天偵察局與總參謀部五部的衛星通信總站。¹³衛星定位總站主要任務為負責北斗衛星的運行管理與應用保障，同時尚須擔負衛星系統的戰備值班任務。¹⁴航天偵察局負責衛星遙感信號的儲存、處理和應用，例如對海上移動目標檢測或建立地面目標特徵檢測識別資料庫等等。¹⁵衛星通信總站負責對解放軍的固定地面站與車載移動站進行管理，並從事衛星上鏈、下鏈與天基通信衛星運行操作。¹⁶中國軍方使用多種型式衛星執行遙測、通信、定位與導航等不同任務，衛星運轉操作複雜，涉及了諸多系統與設備的調度與管理，¹⁷這些支援單位亦將隨其管理單位移轉至航天系統部。概括而論，航天系統部的職能與美國防部國家偵察辦公室 (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 NRO) 相仿，¹⁸其組織架構與下轄部門研判圖參見圖一。

¹³ “Table 2. SSF Space Corps Units,” quoted in John Costello and Joe McReynolds, op. cit., p. 22.

¹⁴ 〈托舉「北斗」的主力軍〉，《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8221/71065/370766/index.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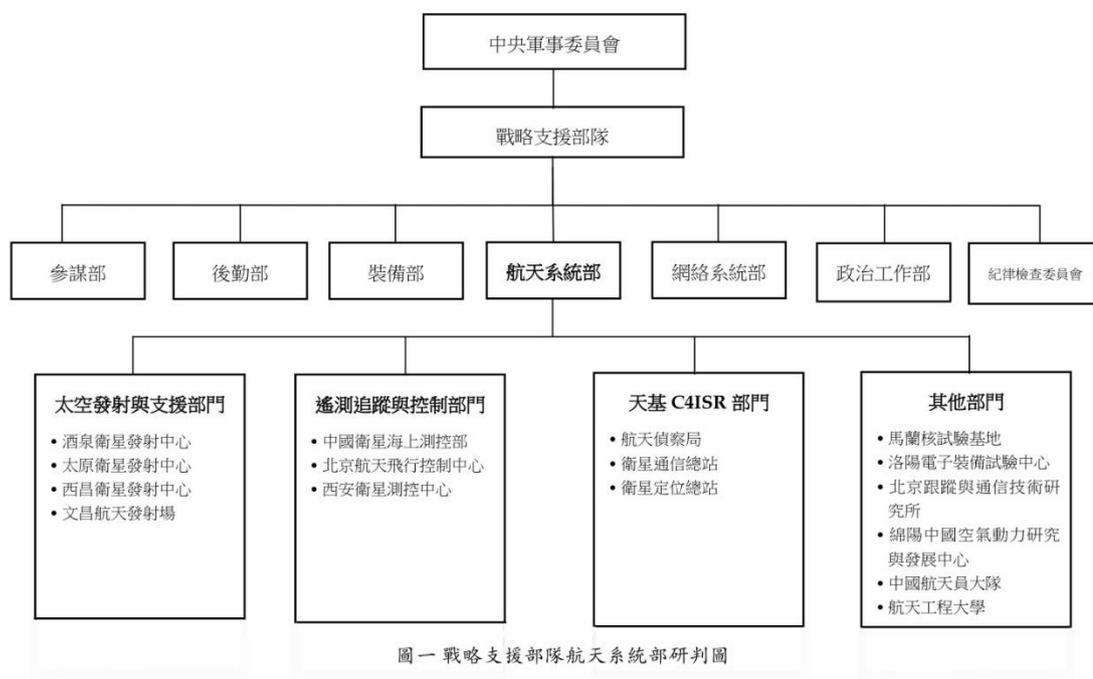
¹⁵ 目前航天偵察局的任務運作幾乎沒有任何公開資料談及，作者僅能透過報導及網路資訊對其進行概略性推估，本文有關航天偵察局的職掌說明來自下列報導。岳懷讓，〈航天工程大學軍政主官亮相：周志鑫、紀多分任校長、政委〉，《澎湃新聞》，2017年11月3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49027。

¹⁶ 〈通天老兵：通天蓋地建奇功〉，《崑崙策》，2018年2月1日，<https://www.kunlunce.com/jczc/fl111111111111/2018-02-01/122768.html>。

¹⁷ 〈古風：北斗系統將成為世界的惡夢〉，《大紀元》，2021年4月1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1/4/12/n12874387.htm>。

¹⁸ “What We Do,” *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 <https://www.nro.gov/About-NRO/What-We-Do/>.

中國戰略支援部隊的組織與任務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網路資料自行繪製

二、任務

由於中國政府甚少向外揭露軍事細節，外界對航天系統部的任務瞭解仍相當有限。透過公開資料與學術研究歸納可知，中國軍方組建這個單位的主要任務有兩項：「發展太空作戰能力」與「提供戰略情報支援」。在下文中，將對這兩項任務進行扼要地說明。

（一）發展太空作戰能力

航天系統部組建時納入的總參謀部與總裝備部單位，涵蓋了衛星研發、製造、發射、遙測與地面監控管理相關部門。這些部門係中國太空軍事化運用與建設的核心機構，而其下轄的航天工程大學、航天員訓練中心與發射場及遙測追蹤研究機構，將在中國發展航天事業與建設航天強國的進程中擔負起重要的角色。¹⁹太空軍事競賽具有強烈「寓軍於民」

¹⁹ 關於中國航天事業發展原則以及關鍵技術發展現況較為完整說明，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1 中國的航天〉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2 年 1 月 28 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2-01/28/content_5670920.htm。

屬性，²⁰中國軍方許多太空計畫經常化身於民用科學計畫進行。因此，遠在戰略支援部隊航天系統部組建前，這些機構在商業衛星發射與北斗衛星民用等領域著墨甚深，未來軍民兩者在此領域的合作與交流將會更加緊密，這對提升解放軍的太空戰力具有重大的意義與作用。組建天軍是中國發展太空軍事能力的終極目標，該軍種的組建需要四個重要職能部隊，包括航天發射、追蹤管理、天基監視和軍事航天員部隊，目前航天系統部已具完整的各項能力，組建天軍祇是時間早晚問題。²¹根據現有各國作法，天軍不是成為一個獨立軍種，就是隸屬於空軍或與空軍合併成為一個嶄新的軍種。中國若在航天系統部內組建天軍，為能順利執行太空作戰，就需重行調整組織並定義太空行動的指揮鏈架構。²²

（二）提供戰略情報支援

戰略情報（strategic intelligence）係制定戰略、政策與軍事計畫不可或缺的資訊，可對國家與戰區階層的軍事行動提供必要支援。²³此外，戰略情報可在國家與國際面向對出現的徵候發出預警，提早做出適當預防措施。²⁴在中國軍方的戰略情報支援架構中，除戰略支援部隊航天系統部外，原總參謀部三部與四部亦提供了部份戰略情報，然而天基情監偵資產均為航天系統部掌控，該部遂成為中國軍方天基戰略情報的唯一提供者。²⁵這些透過衛星光電影像（electro-optical imagery）與合成孔徑雷達（synthetic aperture radar）系統取得的情資，可協助五大戰區進行戰場情報準備（intelligence preparation of battlefield, IPB）工作，不僅可填補戰區階層在情報蒐集上的缺口，擴大戰區司令員的戰場覺知能力，並

²⁰ 肖天亮主編，《戰略學》，2020年修訂版，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頁144至145。

²¹ 〈太空軍到底是個什麼軍？〉，《人民網》，2020年2月3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20/0203/c1011-31568653.html>。

²² 〈美媒解析中國「天軍」：由戰略支援部隊與另一部門組成〉，《新浪軍事》，2019年2月21日，<https://mil.news.sina.com.cn/china/2019-02-21/doc-ihrfqzka7735078.shtml>。

²³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Joint Publication 1-02,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ril 2001, p. 505.

²⁴ NATO Standardization Agency,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Glossary of Terms and Definitions, NATO Standardization Agency, Brussels, Belgium, 2003 December, p. 2-S-10.

²⁵ John Costello and Joe McReynolds,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 Force for a New Era, pp. 36-38.

提升解放軍實現「一體化」聯合作戰的能力。²⁶除傳統領域作戰外，解放軍預想未來可能面對的不同型式任務，例如早期預警、飛彈防禦與太空作戰等，均需航天系統部提供必要的戰略情報，這是解放軍新質戰鬥力重塑的重要力量與支撐。²⁷在此須提及的，航天系統部僅負責戰略情報的蒐集與提供，至於不同來源情報的融合與分發以及高層作戰通信網路保障均非該部職掌。²⁸

參、網絡系統部的組織與任務

長期以來，中國軍方早已將航天領域與信息領域視為國際戰略競爭的新高點，人民解放軍的軍隊建設與作戰訓練皆環繞著這兩個主題展開。²⁹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軍方遂在軍改時將原總參謀部三部、四部與總政治部的 311 基地接收成立網絡系統部，期能透過心理戰與「網電一體戰」的運用，癱瘓敵人資訊系統取得資訊作戰優勢。³⁰在下文中，將對網絡系統部接收自總參謀部與總政治部的各職能部門及其職掌進行

²⁶ Ibid., p.37;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Intelligence Preparation of the Battlefield*, Field Manual 34-130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rmy, July 1994), p.1-1; Elsa Kania, "PLA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The 'Information Umbrella' for China's Military: Beyond Cyber and Space Warfare, the SSF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Conventional Joint Operations," *The Diplomat*, April 1,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4/pla-strategic-support-force-the-information-umbrella-for-chinas-military/>.

²⁷ 〈戰略支援部隊：提升新質戰鬥力〉，《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6 年 2 月 14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6/0214/c49150-28121555.html>

²⁸ 軍委首長指揮通信網路保障係由中央軍委會聯合參謀部的信息通信局負責，這項工作應係透過戰略支援部隊下屬信息通信基地予以完成。信息通信基地的前身為總參謀部信息保障基地，隸屬總參謀部信息化部（61001 部隊），軍改後則改隸戰略支援部隊。相關說明參見〈軍改一周年，軍報刊文回眸「新體制時間之變」〉，《中國軍網》，2016 年 12 月 2 日，http://www.81.cn/sydbt/2016-12/02/content_7389793.htm?spm=0.0.0.0.vdQVm4; Elsa Kania, "PLA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The 'Information Umbrella' for China's Military: Beyond Cyber and Space Warfare, the SSF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Conventional Joint Operations," *The Diplomat*, April 1,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4/pla-strategic-support-force-the-information-umbrella-for-chinas-military/>.

²⁹ 〈許其亮：中國空軍必須樹立空天安全觀〉，《新浪軍事》，2009 年 11 月 1 日，<http://mil.news.sina.com.cn/2009-11-01/1424572155.html>。

³⁰ 「網電一體戰」的概念係由解放軍具資訊背景的戴清民少將提出，其主張運用網路戰以擾亂敵人處理與運用資訊的能力，並整合電子戰與電腦網路戰形成整體戰力，進而癱瘓敵人的資訊系統。參見戴清民，《直面信息戰》，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頁 57-60，轉引自王清安，〈中共網軍發展對本軍威脅評估之研究〉，《陸軍通資半年刊》，第 127 期（2017 年 4 月），頁 8。

扼要說明。

一、組織

(一) 總參謀部三部移編單位

總參謀部三部負責無線電監聽與電子情報截收業務，亦即信號情報（signals intelligence, SIGINT）的蒐集、分析與運用，其功能職掌與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相類似。軍改前總參謀部三部在七大軍區與各軍種內設有技術偵察局，這些部門直接向總參謀部三部負責，分設在各地區的監聽站亦為總參謀部三部的直屬單位，其人員組成、經費預算與機構運作皆由總參直接領導。³¹此外，總參謀部三部在緬甸與寮國設有數個監聽站，傳聞亦曾運用前蘇聯在古巴的設施對美國進行情蒐，惟此說法並未獲得任何證實。隨著軍事衛星與網際網路的出現，該部涉及的領域亦由信號處理擴至衛星監視與網路攻防，情蒐手段則由過去的被動監聽轉為主動侵入或直接竊取。³²目前，該部第 12 局（61486 部隊）已在從事衛星影像判讀工作，第 2 局（61398 部隊）則從事網路攻擊與機密資料竊取等任務。中國軍方的網路作戰由總參謀部二部抑或總參謀部三部主導各方看法不一，³³但軍改後有可能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信息通信局直接進行指揮。此外，總參謀部三部附屬的第 56、57 與 58 研究所與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等單位亦轉隸網絡系統

³¹ 葉茂之與劉子威，《中國國安委—秘密擴張的秘密》（台北：領袖出版社，2013 年 12 月），頁 406。

³² 林偉淳，〈中美互聯網特種部隊大起底〉，《博訊》（香港），2013 年 5 月 5 日，頁 47-49；R. Evan Ellis, “China’s Military Engagements with Cuba: Implications of A Strategic Advance in Latin America,” *Pacific Forum*, PacNet 49, June 28, 2023, <https://pacforum.org/wp-content/uploads/2023/06/PacNet49.2023.06.28.pdf>; 根據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所（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拉丁美洲研究教授艾利斯（R. Evan Ellis）研究，古巴 1999 年時同意中國運用前蘇聯設在該國貝胡卡爾（Bejucal）的設施，藉此可對美國本土進行情報蒐集。近期美國媒體報導，中國與古巴達成了一項秘密協調，中國將在古巴境內建立基地對美進行情蒐監聽，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官員柯比（John Kirby）聲明這項報導並不正確。

³³ 王清安，〈中共網軍發展對本軍威脅評估之研究〉，《陸軍通資半年刊》，第 127 期，2017 年 4 月，頁 9-10；林穎佑，〈2014 年中國大陸軍事情勢總結及未來發展趨勢〉，《中共研究》，第 49 卷第 1 期，2015 年 6 月，頁 123-133。

部，³⁴網絡系統部應具支援軍事作戰的完整信息技術開發能量。

表 2 總參謀部三部移編網絡系統部的相關部門

| 單位 | 番號 | 機關駐地 | 任務 |
|-----|----------|------|---|
| 第一局 | 61786 部隊 | 北京 | 負責解密、加密與其他資訊安全任務，該局與四川大學信息安全及網路攻防研究室關係密切 |
| 第二局 | 61398 部隊 | 上海 | 負責蒐集美國與加拿大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相關情報 |
| 第三局 | 61785 部隊 | 北京 | 負責蒐集視距無線電通信信號，包括邊境管制網路與測位以及發射管制安全。該局深圳辦公室負有一項特別任務，由其負責香港/澳門無線網路覆蓋 |
| 第四局 | 61419 部隊 | 青島 | 負責蒐集日本與韓國相關情報 |
| 第五局 | 61565 部隊 | 北京 | 負責蒐集俄羅斯相關情資 |
| 第六局 | 61726 部隊 | 武漢 | 該局辦公室分布地域由福建廈門橫越華中延伸至雲南昆明，應係負責台灣與亞洲南部的情資蒐集 |
| 第七局 | 61580 部隊 | 北京 | 該局任務不明，根據所屬科研人員專長研判應與網路攻防有關，該局與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網路攻防部門共同進行研究。該局管理一座衛星地面站，並對新疆烏魯木齊地區進行監視 |
| 第八局 | 61046 部隊 | 北京 | 該局在北京近郊擁有一個衛星接收站，主要負責對西歐與東歐甚至全球（包括中東、非洲與拉丁美洲）進行情蒐 |

³⁴ Elsa Kania,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 Force for Innovation? The New PLA Branch Might be China's Key to Leapfrogging the United States on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Diplomat*, February 18,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2/chinas-strategic-support-force-a-force-for-innovation/>.

| | | | |
|------|----------|----|--|
| 第九局 | | 北京 | 負責戰略情報分析與資料庫管理，亦涉及視聽技術（audio-visual technology）與大規模資料庫管理業務 |
| 第十局 | 61886 部隊 | 北京 | 該局有時亦被稱為 7911 部隊，負責一項中亞與俄羅斯任務，可能為遙測與飛彈追蹤或/及核子試爆相關工作 |
| 第十一局 | 61672 部隊 | 北京 | 該局主要負責對俄羅斯進行情蒐 |
| 第十二局 | 61486 部隊 | 上海 | 該局負責衛星相關任務，包括衛星通信截收與空基信號情報蒐集，此外尚從事 SAR 衛星影像擷取技術的研究 |

資料來源：Mark A. Stokes, Jenny Lin, and L. C. Russell Hsiao,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ignals Intelligence and Cyber Reconnaissance Infrastructure* (Washington, D.C.: Project 2049 Institute, November 2011), pp. 7-11.

（二）總參謀部四部移編單位

總參謀部四部（電子對抗與雷達部）主要負責電子戰，包括電子情報參數蒐集與分析、電子對抗、網路攻防與雷達干擾等。此外，該部亦對各種軍用通信系統進行管理，諸如電話網、軍用數據通信網路、野戰通信系統、軍用地下光纖網路、高頻通信、微波通信、衛星通信與對流層散射通信等。³⁵此外，總參謀部四部下轄數個戰略級電子戰部隊，包括一個防空電子對抗旅（駐地河北廊坊，該旅一個分隊位於福建鷹潭）、一個電子對抗旅（駐地河北北戴河，該旅一個分隊位於上海浦東新區）與兩個衛星電子對抗部隊（駐地海南三亞），皆於此次軍改後移編戰略支略部隊網絡系統部。³⁶目前，未有資料揭示各戰區與陸海空與火箭軍下轄電子對抗旅的關係，後者如技術偵察局般由網絡系統部直接領導，抑或由各戰區或軍種進行管轄不得而知。由於總參謀部四部擁有電子技

³⁵ 〈評論 | 程曉農：中國網軍的網路攻擊和心理戰〉，《自由亞洲電台》，2022年8月26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8262022140004.html>。

³⁶ 朱鈺德與李建鵬，〈中共戰略支援部隊功能發展與對我資訊戰影響之研究〉，《陸軍學術雙月刊》，第580期，2021年12月，頁76至78；Rachael Burton, and Mark Stoke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Leadership and Structure* (Washington, D.C.: Project 2049 Institute, September 2018), p. 9.

術背景，加上具衛星干擾與電磁頻譜管理量能，可於遠距離外對敵人的信息流與指管系統進行攻擊，外界認為來自中國大陸的網路攻擊與該部關係密切。目前不清楚，人民解放軍究以原總參謀部三部抑或四部做為骨幹組建網軍部隊。此次軍改後，總參謀部四部隸屬的科研單位亦做了相應的移轉，第 54 研究所改隸國務院直屬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³⁷電子工程學院併入新組建的人民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成為其下轄的電子對抗學院。

（三）總政治部移編單位

在新成立的戰略支援部隊中，移編自總政治部的 311 基地（61716 部隊）係較為特殊的一個單位。江澤民主掌政權時，認為現代條件下的戰爭是集政治、外交、軍事與經濟等為一體的整體對抗，因此必須發揮輿論戰、心理戰與法律戰在信息化條件下作戰中重要作用。³⁸ 2003 年 12 月，中央軍委批准頒佈《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將「開展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列為政治工作的主要內容，³⁹解放軍隨後對如何進行三戰進行了廣泛研究及相關訓練。2005 年，中國於福建省福州市組建 311 基地，該基地隸屬總政治部聯絡部負責執行三戰相關工作。2011 年開始，針對台灣進行的所有心理戰推測應是悉數由 311 基地執行。⁴⁰該基地設有數個網路專業分隊，可配合各戰區執行不同層級的任務，另有「海風出版社」、「中國華藝廣播公司」及「海峽之聲廣播電台」等民間公司屬性的單位，配合官方執行對台心理作戰，藉由混淆社會認知造成台灣內部動盪。⁴¹證諸中國建立 311 基地的脈絡與發展，可知將該基地置於網絡系統部的主要考量，應是透過網路科技用以提升心理戰的效用。法律戰與輿論戰的執行究由網絡系統部抑或中央軍委政治工作

³⁷ 吳賜山，〈4 解放軍駭客遭美起訴，起底神秘「第 54 研究所」〉，《Newtalk 新聞》，2020 年 2 月 13 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02-13/366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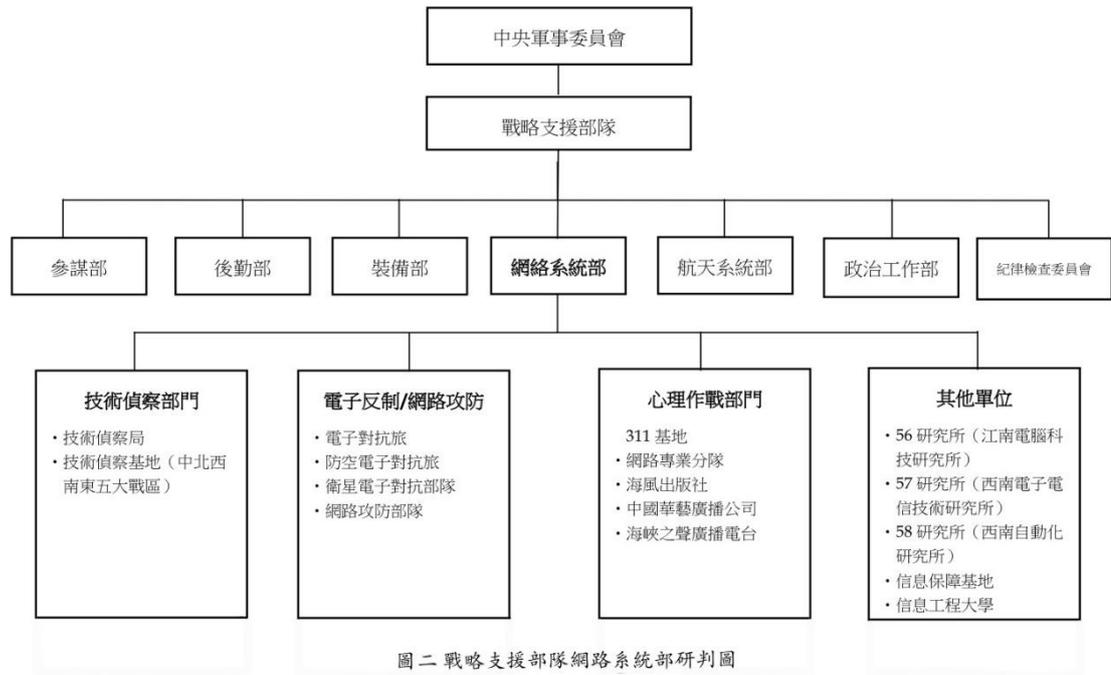
³⁸ 〈中國軍隊開展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研究訓練〉，《新華網》，2004 年 6 月 21 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930012002/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4-06/21/content_1538252.htm。

³⁹ 「經黨中央中央軍委批准《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頒佈」，解放軍報（北京），2003 年 12 月 15 日，第 1 版。

⁴⁰ Paul CHARON & Jean-Baptiste JEANGÈNE VILMER, *Chinese Influence Operations: A Machiavellian Moment* (Paris, Franc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Research, Ministry for the Armed Forces, October 2021), pp. 89-90.

⁴¹ 龍率真，〈中共認知作戰鋪天蓋地居心叵測〉，《青年日報》，2022 年 5 月 15 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502493>。

部執行，未有公開資訊對此進行證實。網絡系統部的組織架構與下轄部門研判圖參見圖二。



圖二 戰略支援部隊網路系統部研判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網路資料自行繪製

二、任務

中國成立網絡系統部的主要任務有二：其一，透過網電一體戰的運用，取得網路空間與電磁譜頻領域的優勢，支持聯合作戰有效遂行；其二、將三戰與網路科技結合實施認知作戰，達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⁴²在下文中，將從兩個面向對網絡系統部的任務進行說明，此即「整合網電作戰能力」與「提升認知作戰能力」，這兩者構成了完整的信息戰能力，同時亦是中國組建網絡系統部亟欲達成的目標。

（一）整合網電作戰能力

⁴² 朱鈺德與李建鵬，〈中共戰略支援部隊功能發展與對我資訊戰影響之研究〉，《陸軍學術雙月刊》，第 580 期，2021 年 12 月，頁 68-69。

中國軍方對「網電一體戰」的認知與重視由來已久，惟電子反制與網路攻防職能分散在總參謀部三部與總參謀部四部不易整合，當前這些單位均已移編至網絡系統部，有利其將電子戰與網路戰兩者結合形成整體性戰力。網路戰大體分為兩類：網路間諜活動和網路攻擊活動，過去總參謀部二部從事的活動屬於前者，後者則指政府或軍隊主動入侵攻擊他國網路，通常存有特殊的政治或軍事目的。然而，兩者間的界限模糊，網路攻擊行動通常會以網路間諜活動做前奏，持續性的網路間諜活動就是網路攻擊的準備階段。⁴³換言之，中國將原總參謀部二部與三部的網路攻擊力量整合，對提升與整合網路作戰量能可產生加乘效果。「網電作戰」係網路戰與電子戰的整合與升級，其將通信科技、網際網路、電子作戰酬載與電子反制措施等進行整合，其後透過聲學與電磁學將各種虛擬目標投射至敵人的各式感測器，用以干擾敵人達成欺敵目的。⁴⁴藉此可將通信、欺敵與電子干擾等功能結為一體，落實「網電一體戰」概念並產生實質作戰效能，這是取得信息優勢贏得信息化戰爭的重要途徑，這是未來網絡系統部軍隊建設與裝備發展的最重要任務。⁴⁵

（二）提升認知作戰能力

近年來，認知作戰一詞經常出現在媒體版面與安全議題，美國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兩位學者巴克斯（Oliver Backes）與史瓦柏（Andrew Swab）曾指出：「認知作戰係一種策略，重點置於改變目標群的想法，

⁴³ 〈評論 | 程曉農：中國網軍的網路攻擊和心理戰〉，《自由亞洲電台》，2022年8月26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8262022140004.html>。

⁴⁴ 例如美國海軍發展中的「針對整合感測器的多元素信跡網路化模擬」（Netted Emulation of Multi-Element Signature Against Integrated Sensors, NEMESIS；亦稱「復仇女神」）計畫，此計畫將各種不同型式的無人載台、艦載與潛艦系統、反制措施、電子作戰酬載以及通信科技予以整合，倘若敵人的感測器廣泛地分佈在各個不同戰鬥領域，NEMESIS系統可對敵人的感測器執行大規模電子攻擊，用以獲致全面性的攻擊效果。相關說明參見“The U.S. Navy Completes the “UxS IBP 21” Exercise at the San Diego Naval Base in California,” *MINNEWS*, <https://min.news/en/military/6bb333fe02c47dd7ac85ca5cfd09ea98.html>。

⁴⁵ 中國軍方認為信息優勢之達成係透過網路與電子防禦來保護我軍系統，同時對敵軍系統進行非實體的網路攻擊與電子攻擊，並動員實體性網路破壞與硬殺等方式有以致之。相關論述參見朴昌熙，〈中共解放軍信息戰能力之評析：以台灣想定為例〉，《國防雜誌》，第36卷第2期，2021年6月，頁3。

同時改變其行為」。⁴⁶「認知作戰」不同於傳統的作戰方式，雖然兩者目標皆在迫使敵方屈從我方意志，⁴⁷但是前者採取暴力手段，後者則採改變人類思維與行動的軟性手段。由於心理戰與認知作戰兩者間並無明顯的界線，311 基地對台執行的各項操控社會作為既屬心理戰亦為認知作戰，兩者的目標皆係從內部打擊敵人，使其無法對我方目標進行反抗、嚇阻或轉移。⁴⁸認知作戰的標的物包括社會大眾以及特定人士（例如政軍與宗教領袖），由於標的物不同需要量身訂做不同的攻擊策略，尤以社交工程為主的進階持續性滲透攻擊（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為然。⁴⁹因此，中國將 311 基地併入網絡系統部的作法，應係透過科技監視的支援與網路攻防的協助，用以提升解放軍的整體認知作戰能力。⁵⁰藉此在承平或危機時可支援「灰色地帶」策略執行，在戰時則可配合政軍目的實施戰略或作戰層級的心理作戰。

肆、戰略支援部隊的當前與未來發展

中國組建戰略支援部隊主要目的，係在「提供戰略支援」與「執行戰略作戰」，諸如執行技術情報蒐集與管理、提供五大戰區戰略情報支

⁴⁶ Oliver Backes, and Andrew Swab, *Cognitive Warfare: The Russian Threat to Election Integrity in the Baltic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Kennedy School,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vember 2019), p. 8.

⁴⁷ Alonso Bernal, Cameron Carter, Ishpreet, Singh, Kathy Cao, Oliva Madreperla, *Cognitive Warfare: An Attack on Truth and Thought*, Fall 2020, p. 11, <https://www.innovationhub-act.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3/Cognitive%20Warfare.pdf>.

⁴⁸ Ibid.

⁴⁹ 中國對台進行的 APT 網攻過去係由總參謀部三部第二局（61398 部隊）負責，主要目標包括政府機構、國防單位、關鍵基礎設施與學術及高科技部門等不同對象。參見 Nicole Perlroth, “How China Becomes the Main Cyber Threat to the U.S.,” *NY Times Chinese*, July 20, 2021, <https://cn.nytimes.com/technology/20210720/china-hacking-us/zh-hant/>.

⁵⁰ 嚴格而論，心理戰與認知作戰概念相近，惟其間仍存在些微差異。不同以往黑色的與灰色的心理戰宣傳手段，認知作戰係運用大數據分析與網路分流等技術，刻意隔離不同偏好人群，再將特定資訊提供不同偏好人群，分而治之以達特定政治目的。簡單而論，認知作戰存在較高科技含量，需要資訊與網路科技的協助方能有效，這是中國將 311 基地編入戰略支援部隊的主因。林政榮，〈中共認知作戰升級—瓦解台灣人國家意志和認同〉，《上報》，2022 年 9 月 21 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54266；曾雅琦，〈「後疫情時代」中共對臺「認知作戰」威脅淺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6 卷第 4 期，2022 年 8 月，頁 123-125。

援、協助兵力投射、支援太空與核子領域的戰略防禦與聯合作戰等不同任務。⁵¹藉此，人民解放軍可將太空、網路、電子戰與心理戰諸領域的能力整合，取得信息作戰完整能力，為打贏信息化戰爭提供堅實基礎。此次軍改雖已完成部份組織調整並取得了相當成果，然而由於牽涉面向甚廣加上目前仍持續進行中，軍改能否達成預期成果仍充滿著不確定性。在下文中，將就中國軍方組建戰略支援部隊的初期成果與未來發展進行扼要說明，這可作為預判人民解放軍未來聯合作戰能力的一個重要參考。

一、黨對軍隊的控制大幅地強化

戰略支援部隊位階等同軍種，由中央軍事委員會直接進行管轄，其組成部份雖來自撤銷前的總參謀部內設機構，但不同於以往的嶄新運作方式與指管架構，而來自高層的直接控制可以化解官僚阻力（bureaucratic resistance）對聯合作戰能力建構形成的各種障礙。⁵²尤其重要的，中國組建此嶄新的軍種，不僅係其因應未來戰爭型態與致勝機理改變的具體回應，同時亦矯正了過去總參謀部大權獨攬的組織缺陷。⁵³戰略支援部隊係由具專業技術的官兵組成，雖不直接從事戰鬥任務，

⁵¹ Lt Gen R. S. Panwar,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dia, Part III: Implications and Imperatives for India,” *Future Wars*, June 23, 2020, <https://futurewars.rspanwar.net/chinas-special-support-force-and-its-implications-for-india-part-iii/>; Lt Gen R. S. Panwar,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dia, Part I: Concept, Organisation and Space Operations,” *Future Wars*, June 9, 2020, <https://futurewars.rspanwar.net/chinas-special-support-force-and-its-implications-for-india-part-i/>.

⁵² Elsa Kania, “PLA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The ‘Information Umbrella’ for China’s Military: Beyond Cyber and Space Warfare, the SSF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Conventional Joint Operations,” *The Diplomat*, April 01,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4/pla-strategic-support-force-the-information-umbrella-for-chinas-military/>.

⁵³ 過去，總參謀部集作戰與情報等權力於一身，為防止首長出現尾大不掉或對中央陽奉陰違的情況，此次軍改將軍區改制為戰區以及組建戰略支略部隊與聯勤保障部隊等作為，其目的即是加強黨中央對軍隊的實質控制。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在記者會中曾明白表達：「這樣調整有利於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軍委集中統一領導，有利於軍委機關，履行戰略規劃和宏觀管理職能，有利於加強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參見倪一祥，〈總參謀部—最神秘部門解構〉，《輕新聞 LITENEWS.HK》，2016年1月12日，<https://www.litenews.hk/news/1335-%E3%80%90%E8%BC%95%E7%9B%A4%E9%BB%9E%E3%80%91%E7%B8%BD%E5%8F%83%E8%AC%80%E9%83%A8%E2%80%94%E2%80%94%E6%9C%80%E7%A5%9E%E7%A7%98%E9%83%A8%E9%96%80%E8%A7%A3%E6%A7%8B>。

惟其蒐集的各項情資與電子信號以及具有的網路攻擊與防禦能力，才是信息時代形成實質戰力的關鍵要素，若無戰略支援部隊協助，人民解放軍接戰時將處於被動挨打的不利態勢。在此次軍改後，中央軍委會牢牢地掌控這些戰略資產，無論就權力控制與強化戰力兩個面向觀之，戰略支援部隊的成立具有深遠的政治與軍事意涵，係其「現代化、正規化、革命化（以黨領軍）」⁵⁴軍隊建設目標的有效落實。⁵⁵

二、組織功能落實需要時間磨合

此次軍改後，中央軍委會機關局以上減少一個領導層級，同時普遍降低機關等級，大量壓縮機構數量和人員編制員額。⁵⁶這種大刀闊斧改革，固然打破了山頭林立與疊床架屋的不合理組織安排，卻極易引發人員對組織降級或職務調降的不滿，加上戰略支援部隊係由不同單位移編，人事問題在其建立初期將對組織有效運作形成掣肘，由於戰略支援部隊已經成立多年這種負面影響應已逐漸淡化。即令如此，新單位的組織功能落實仍需要長時間的磨合與訓練方能達成。例如美國網路司令部（Cyber Command）的首批網路任務部隊（Cyber Mission Force, CMF）經過 5 年訓練後始具完整作戰能力。⁵⁷或許最重要的，組織文化的建立才是戰略支援部能否發揮功能與順利運作的關鍵因素。戰略支援部隊係由原總參謀部與總裝備部移編相關職能單位組建，這些單位過去在大陸軍主義思想的浸染下，作業思維能否由「軍種本位」過度至「聯合作戰」（即西方戰略學者指稱的「由綠轉紫」過程）有待時間檢證，組織文化轉變並非一個簡單過程，需要克服諸多的個人與組織阻力方能克竟全功。

⁵⁴ 「現代化」與軍隊建設有關，係指建設一支戰力強大足以擊退任何侵略者的國防武力；「正規化」是指為了達到規定標準、實現正規目的而採取的一定措施以及進行的相關活動；「革命化」在形塑幹部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品德和思想作風，這三者係人民解放軍軍隊建設的重大目標。

⁵⁵ 林穎佑，〈中共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與規模〉，《展望與探索》，第 15 卷第 10 期，2017 年 10 月，頁 119 至 120。

⁵⁶ 蔣子文，〈董曉波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信息通信局副局長〉，《澎湃新聞》，2016 年 5 月 31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76735。

⁵⁷ Unites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DOD Training: U.S. Cyber Command and Services Should Take Actions to Maintain a Trained Cyber Mission Force*,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March 2019), p. 1.

三、組織架構仍須持續進行調整

中國此次軍改採行的係「先組高司、再調基層」途徑，即先進行「脖子以上」（中央軍委與各大戰區）的調整，於是在拆解總參謀部後遂組建了戰略支援部隊。由於機關部門與編制人員的減少，下級（脖子以下）單位的移編與重組就特別地重要，否則將會出現功能解降現象。例如，馬蘭核試驗基地被劃入戰略支援部隊，從事核技術研究的西安西北核技術研究所卻隸屬於解放軍裝備發展部，尤其該所近期的研究課題涉及反衛星作戰任務甚深，⁵⁸這與航天系統部的職能連結遠勝於其與裝備發展部的隸屬關係，載人飛行計畫的實施與運作亦存在著相同問題。此外，網路防禦原由總參謀部信息化部（總參謀部五部）負責，惟現有公開資料並未顯示相關單位已移轉至網絡系統部。⁵⁹戰略支援部隊與解放軍空軍與火箭軍間存在著職能重疊，後兩者皆具部份陸基反衛星能力，⁶⁰飛彈防禦與早期預警領域亦復如此。為使組織權責分明與順利地運作，單位間的職掌調整將會持續進行，在完成調整前彼此間的衝突甚難化解。

四、事權集中不利組織多元發展

過去，人民解放軍的情報、太空、電戰、網路攻防與心理作戰等能量，分散在總參謀部的二部、三部、四部與五部以及總裝備部與總政治部，這種作法使得各單位能各司其職朝向專業方向發展。中國組建戰略支援部隊放棄了沿襲多年的「任務型式」（mission type）編組，改採「作戰領域」（war-fighting domain）為導向的組織重建。這種作法可在聯合

⁵⁸ 該所近期發表研究論文指出，運用高空引爆核彈方式，可抵銷美軍低軌衛星在太空與資訊作戰領域的優勢，該所研究範圍包括核技術及應用、工程力學、物理電子學、電磁場與微波技術等學科。參見 Alan Chen, 〈對抗美國低軌衛星，解放軍科學機構：在高空引爆核武〉，《科技新報》，2022年10月27日，<https://technews.tw/2022/10/27/pla-science-institute-suggested-nuke-the-starlinks-if-necessary>

⁵⁹ John Costello, “The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Update and Overview,” China Brief, Volume 16, Issue 19,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December 21, 2016,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strategic-support-force-update-overview/>.

⁶⁰ Lt Gen R. S. Panwar,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dia, Part I: Concept, Organisation and Space Operations,” *Future Wars*, June 9, 2020, <https://futurewars.rspanwar.net/chinas-special-support-force-and-its-implications-for-india-part-i/>.

計畫、軍隊建設與作戰行動上取得高度的整合與協調，⁶¹外界將其視為解放軍軍事改革的一項創新成就。這種作法固然可減少疊床架屋的組織弊害，卻易形成中央集權管制導致多元化發展受挫的偏頗現象，因此並未被其他國家軍方所採用。即以中國戰略支援部隊肩負任務為例，美軍係由太空司令部（space command）、網路司令部（cyber command）、戰略司令部（strategic command）與特種作戰司令部（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等數個單位分別執行。因此，中國軍方集權管控是否會對原來各單位的專業發展造成扞格，抑或順利完成 C4ISRK 各項能力整合，使其具有「偵攻兼具」的一體化作戰能量，相關走向迄今無法做出定論，仍待後續持續關注。

伍、結語

2016 年初中國著手進行新一波的軍事改革，除軍委機關改制與改大軍區為戰區外，最令人耳目一新與高度關切的，就是戰略支援部隊的組建。在進行組織調整後，中國戰略支援部隊將掌管航天、情報、電子作戰、網路攻防與心理作戰等不同範疇的作戰任務。中國戰略支援部隊的組建，凸顯了中國軍方打破「軍種本位」與完善「聯戰機制」的努力，其對航天與信息兩個領域將成為未來戰略制高點有了深刻的體認，並透過此次軍改的組織調整強化這兩個領域的整體戰力，為取得信息優勢甚至朝向智能化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中國此次軍事改革，類似美軍依「1986 年高尼國防部重組法」進行的組織重組，其目的在滿足未來聯合作戰需求。⁶²戰略支援部隊不僅有利軍種戰力整合，其下轄的軍事院校與研究機構，可對解放軍新概念武器的發展、測試與部署提供支援。因此，運用新興科技研發「殺手鐮武器」⁶³，打擊美國軍事弱點取得優勢，

⁶¹ John Costello, "The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Update and Overview," *China Brief*, Volume 16, Issue 19,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December 21, 2016,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strategic-support-force-update-overview/>.

⁶² Daniel Kliman, Iskander Rehman, Kristine Lee, and Joshua Fitt, *Imbalance of Power: India's Military Choices in an Era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October 23, 2019,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imbalance-of-power>.

⁶³ 在中國軍方的談話與出版物中，「殺手鐮」是一個不時出現的術語，雖然官方並未給此術語精確定義，惟此用語主要在傳達表明的意涵則是，一種能出其不意戰勝敵人的作戰概念或是武器系統。

亦是戰略支援部隊未來最可能的發展方向。⁶⁴

中國組建戰略支援部隊並非創新作為，美國等其他國家亦將職能相近部門整併至單一系統司令部，惟其整合深度與範疇遠不及人民解放軍此次進行的軍事改革。戰略支援部隊雖已完成高司單位組建，但下級單位的調整仍持續進行中，例如網路攻防與電子戰部份，聯合參謀部網電局、信息局與各戰區及網絡系統部間的職能區劃仍須進一步地釐清。⁶⁵ 戰略支援部隊未來能否整合固然存有諸多變數，但中國追求軍事現代化的重點已由載台與武器系統更新，進一步地透過功能整合用以提升部隊整體作戰效能，組建戰略支援部隊係一方向正確作法，這將加速人民解放軍成為一支具新質戰力現代化武力的進程。戰略支援部隊的成立係中國軍改歷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其標示著中國軍方已能務實地對既有戰力進行重組，亦顯示了其能快速因應戰爭型態或致勝機理轉變進行相應調整。2023年2月，中國間諜氣球入侵美國領空事件，研判即是戰略支援部隊結合網路、電子、太空與心理等要素發展出的嶄新作戰方式。

66

就中美軍事競爭言，中國整體軍力雖無法與美軍進行全面對抗，透過戰略支援部隊融合嶄新科技與研發創新戰法的雙重努力，將可有效地拉近存於共軍與美軍間的軍力差距。對國軍防衛作戰言，戰略支援部隊日趨成熟的太空與網路作戰能力，戰時除可提供共軍作戰亟需的戰略情報外，亦可有效強化並重塑共軍的聯合作戰能力，這使國軍在遂行防衛作戰時面臨更艱鉅的挑戰。或許最重要的，戰略支援部隊由於擁有多元

⁶⁴ Elsa Kania,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 Force for Innovation? The New PLA Branch Might be China's Key to Leapfrogging the United States on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Diplomat*, February 18,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2/chinas-strategic-support-force-a-force-for-innovation/>.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提供中國軍方可能發展殺手鐮武器的類型如下：投射心理武器，包括噪音模擬器、思想控制武器、虛擬空間手段向對手灌輸心理上的恐懼和幻覺；共軌式反航天武器來進行「軟殺傷」，包括伴隨並環繞對手衛星進行封鎖（遮斷）、阻礙和屏蔽（增強）它們的微波和光電傳感器；微型智能航天器也可以附著在對手的衛星進行捕獲、控制和使用。

⁶⁵ Lt Gen R. S. Panwar,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dia, Part I: Concept, Organisation and Space Operations," *Future Wars*, June 9, 2020, <https://futurewars.rspanwar.net/chinas-special-support-force-and-its-implications-for-india-part-i/>.

⁶⁶ 張柏源，〈中國間諜氣球幕後黑手？日媒：習近平下令創建的「戰略支援部隊」〉，《Newtalk新聞》，2023年2月17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3-02-17/857894>。

與強大的網路電子作戰能力，其成為中國對我遂行「認知作戰」與「灰色地帶」策略的最有力工具。無論平戰期間，戰略支援部隊皆可透過網路與通訊等途徑散佈不實消息，擾亂我方民心士氣並製造社會不安氛圍，用以模糊敵我界線，降低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從而為其內部分化台灣或遂行軍事行動鋪路。這支部隊雖未配備致命性的殺傷武器，但可形成重大心理威懾效應，對台海安全與區域穩定形成潛在威脅，其後續發展值得國防部門持續追蹤與關注。

參考文獻

一、專書

肖天亮主編，《戰略學》，2020年修訂版，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

葉茂之與劉子威，《中國國安委—秘密擴張的秘密》，台北：領袖出版社，2013年12月。

Backes, Oliver, and Andrew Swab, *Cognitive Warfare: The Russian Threat to Election Integrity in the Baltic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Kennedy School,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Burton, Rachael, and Stokes, Mark,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Leadership and Structure* (Washington, D.C.: Project 2049 Institute, 2018)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Joint Publication 1-02*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1)

CHARON, Paul & Jean-Baptiste JEANGÈNE VILMER, *Chinese Influence Operations: A Machiavellian Moment*(Paris, Franc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Research, Ministry for the Armed Forces, 2021)

Costello, John and Joe McReynolds,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 Force for a New Era, China Strategic Perspectives 13*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Military Affairs, INS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18)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Intelligence Preparation of the Battlefield, Field Manual 34-130*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94)

NATO Standardization Agency,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Glossary of Terms and Definitions* (Brussels, Belgium: NATO Standardization Agency, 2003)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1*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1)

Pollpeter, Kevin L., Michael S. Chase, and Eric Heginbotham, *The Creation of the PLA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Space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17)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DOD Training: U.S. Cyber Command and Services Should Take Actions to Maintain a Trained Cyber Mission Force,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19)

二、期刊論文

王清安，〈中共網軍發展對本軍威脅評估之研究〉，《陸軍通資半年刊》，第 127 期，2017 年 4 月，頁 9-10。

朱鈺德與李建鵬，〈中共戰略支援部隊功能發展與對我資訊戰影響之研究〉，《陸軍學術雙月刊》，第 580 期，2021 年 12 月，頁 76-78。

朴昌熙，〈中共解放軍信息戰能力之評析：以台灣想定為例〉，《國防雜誌》，第 36 卷第 2 期，2021 年 6 月，頁 3。

吳偉仁、李海濤、李贊、王廣利與唐玉華，〈中國深空測控網現狀與展望〉，《中國科學：信息科學》，第 50 卷第 1 期，2020 年第 1 期，頁 91-94。

林偉淳，〈中美互聯網特種部隊大起底〉，《博訊》（香港），2013 年 5 月 5 日，頁 47-49。

林穎佑，〈2014 年中國大陸軍事情勢總結及未來發展趨勢〉，《中共研究》，第 49 卷第 1 期，2015 年 6 月，頁 123-133。

林穎佑，〈中共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與規模〉，《展望與探索》，第 15 卷第 10 期，2017 年 10 月，頁 119-120。

曾雅琦，〈「後疫情時代」中共對臺「認知作戰」威脅淺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6 卷第 4 期，民國 111 年 8 月，頁 123-125。

Kania, Elsa B., and John Costello, "The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Information Operations," *The Cyber Defense Review*, Spring 2018, p. 105.

Kania, Elsa B., and John Costello, 2020/5. "Seizing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PLA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in Chinese Military Power,"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44, No.2, p. 225.

三、報紙

〈經黨中央中央軍委批准《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頒布〉，《解放軍報》（北京），2003年12月15日，第1版。

四、網際網路

〈2017軍校巡禮第二十五站：航天工程大學（附報考指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7年6月15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1102022304/http://www.mod.gov.cn/services/2017-06/15/content_4783023.htm。

〈中國軍隊開展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研究訓練〉，《新華網》，2004年6月21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930012002/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4-06/21/content_1538252.htm。

〈太空軍到底是個什麼軍？〉，《人民網》，2020年2月3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20/0203/c1011-31568653.html>。

〈王赫：中共的一種戰略威脅－搶佔「新疆域」〉，《大紀元》，2022年2月2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2/2/23/n13598340.htm>。

〈古風：北斗系統將成為世界的惡夢〉，《大紀元》，2021年4月1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1/4/12/n12874387.htm>。

〈托舉「北斗」的主力軍〉，《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8221/71065/370766/index.html>。

〈美媒解析中國「天軍」：由戰略支援部隊與另一部門組成〉，《新浪軍事》，2019年2月21日，<https://mil.news.sina.com.cn/china/2019-02->

21/doc-ihrfqzka7735078.shtml。

〈軍改一周年，軍報刊文回眸「新體制時間之變」〉，《中國軍網》，2016年12月2日，http://www.81.cn/sydbt/2016-12/02/content_7389793.htm?spm=0.0.0.0.vdQVm4。

〈國防部解讀戰略支援部隊：可優化軍事力量結構〉，《人民網》，2016年1月2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0102/c1011-28004573.html>。

〈許其亮：中國空軍必須樹立空天安全觀〉，《新浪軍事》，2009年11月1日，<http://mil.news.sina.com.cn/2009-11-01/1424572155.html>。

〈通天老兵：通天蓋地建奇功〉，《崑崙策》，2018年2月1日，<https://www.kunlunce.com/jczc/fl111111111111/2018-02-01/122768.html>。

〈景海鵬臂章透玄機：航天員「天兵」隸屬戰略支援部隊〉，《大公網》，2017年10月18日，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s/2017-10/3504362_wap.html。

〈評論 | 程曉農：中國網軍的網絡攻擊和心理戰〉，《自由亞洲電台》，2022年8月26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8262022140004.html>。

〈戰略支援部隊：提升新質戰鬥力〉，《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6年2月14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6/0214/c49150-28121555.html>。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1 中國的航天〉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2年1月28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2-01/28/content_5670920.htm。

吳賜山，〈4 解放軍駭客遭美起訴，起底神秘「第 54 研究所」〉，《Newtalk 新聞》，2020年2月13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02-13/366178>。

李言，〈中共在南美的衛星地面站引發多國擔憂〉，《大紀元時報》，2020年10月7日，<https://hk.epochtimes.com/news/2022-10-07/5617487>。

李宜良、張選杰與李清華，〈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成立大會在京舉行，習近平向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授予軍旗並致訓詞〉，《新華網》，2016年1月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01/c_1117646667.htm。

岳懷讓，〈航天工程大學軍政主官亮相：周志鑫、紀多分任校長、政委〉，《澎湃新聞》，2017年11月3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49027。

林政榮，〈中共認知作戰升級—瓦解台灣人國家意志和認同〉，《上報》，2022年9月21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54266。

倪一祥，〈總參謀部—最神秘部門解構〉，《輕新聞 LITENEWS.HK》，2016年1月12日，<https://www.litenews.hk/news/1335-%E3%80%90%E8%BC%95%E7%9B%A4%E9%BB%9E%E3%80%91%E7%B8%BD%E5%8F%83%E8%AC%80%E9%83%A8%E2%80%94%E2%80%94%E6%9C%80%E7%A5%9E%E7%A7%98%E9%83%A8%E9%96%80%E8%A7%A3%E6%A7%8B>。

張柏源，〈中國間諜氣球幕後黑手？日媒：習近平下令創建的「戰略支援部隊」〉，《Newtalk 新聞》，2023年2月17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3-02-17/857894>。

楊建平，〈從經濟援助到太空軍事合作，中國藉阿根廷「登陸」南美洲〉，《TheNewsLens 關鍵評論》，2020年4月23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3714>。

蔣子文，〈董曉波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信息通信局副局長〉，《澎湃新聞》，2016年5月3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76735。

龍率真，〈中共認知作戰鋪天蓋地居心叵測〉，《青年日報》，2022年5月15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502493>。

“The U.S. Navy Completes the ‘UxS IBP 21’ Exercise at the San Diego Naval Base in California,” *MINNEWS*, <https://min.news/en/military/6bb333fe02c47dd7ac85ca5cfd09ea98.htm>

1.

“ What We Do,” *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
<https://www.nro.gov/About-NRO/What-We-Do/>.

Alan Chen, 〈對抗美國低軌衛星，解放軍科學機構：在高空引爆核武〉，
《科技新報》，2022年10月27日，<https://technews.tw/2022/10/27/pla-science-institute-suggested-nuke-the-starlinks-if-necessary>。

Bernal, Alonso, Cameron Carter, Ishpreet Singh, Kathy Cao, and Oliva Madreperla, 2020. “FALL 2020 Cognitive Warfare: An Attack on Truth and Though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https://www.innovationhub-act.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3/Cognitive%20Warfare.pdf>.

Costello, John, “The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Update and Overview,” *China Brief(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ume 16, Issue 19, December 21, 2016,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strategic-support-force-update-overview/>.

Ellis, R. Evan, “China’s Military Engagements with Cuba: Implications of A Strategic Advance in Latin America,” *Pacific Forum, PacNet 49*, June 28, 2023, <https://pacforum.org/wp-content/uploads/2023/06/PacNet49.2023.06.28.pdf>.

Kania, Elsa,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 Force for Innovation? The new PLA branch might be China’s key to leapfrogging the United States on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Diplomat*, February 18,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2/chinas-strategic-support-force-a-force-for-innovation/>.

Kania, Elsa, “PLA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The ‘Information Umbrella’ for China’s Military: Beyond Cyber and Space Warfare, the SSF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Conventional Joint Operations,” *The Diplomat*, April 1,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4/pla-strategic-support-force-the-information-umbrella-for-chinas-military/>.

Kliman, Daniel, Iskander Rehman, Kristine Lee, and Joshua Fitt, “Imbalance of Power: India’s Military Choices in an Era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October 23, 2019,

中國戰略支援部隊的組織與任務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imbalance-of-power>.

Panwar, R. S.,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dia, Part III: Implications and Imperatives for India,” *Future Wars*, June 23, 2020, <https://futurewars.rspanwar.net/chinas-special-support-force-and-its-implications-for-india-part-iii/>.

Panwar, R. S.,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dia, Part I: Concept, Organization and Space Operations,” *Future Wars*, June 9, 2020, <https://futurewars.rspanwar.net/chinas-special-support-force-and-its-implications-for-india-part-i/>.

Perloth, Nicole, “How China Becomes the Main Cyber Threat to the U.S.,” *NY Times Chinese*, July 20, 2021, <https://cn.nytimes.com/technology/20210720/china-hacking-us/zh-hant/>.